

東堂被遣了，御追號事已如此，仙洞事如遺詔者，雖似被背其旨，被壞寢殿，被渡東頰，伏見宮渡御事，普廣院殿申御沙汰也，全體被成，御在所之時，有其恐之間，普廣院殿以御意巧，如此御沙汰歟，不然者，尤不及改渡，可被成竹園歟，猶被守遺詔之趣歟，尊號事如此，被申請之條，可被如何哉，所詮於御父子御契約者，更不可有違變之由，先慥被定，叡慮次雖非御父子，以他人被宣下尊號例在之，後龜山仍可被宣下之由，被獻御告文於後小松院御陵，其後被授申尊號者，不背廟意，而當時御所望無相違者，兩端共若不有子細哉，制止之遺詔者，後光嚴院御一流斷絕之御怖畏也，而御父子之約，始終不可有轉變之由，有一決者，御陵冥慮，若不可有相違哉，就中於南朝未來事，崇光院被染一紙勅筆云々，然者，其子孫之分者，冥慮難測哉，彌舊院御父子御約束，無轉變者，聖運長久，竹園御慶，又不可如之歟，光範門院○後小松者，如御實母御契約也，而御實母准后宣下詔書，朕母之由，可奉載之由，有勅定歟，仍故院御契約，又轉變難定事也，又後光嚴院御子孫之外，不可憑申之由，鹿苑院殿○足利被書遺誓狀於舊院了，然者，武家之儀，又如何，肝要不乖廟意之樣，被廻叡慮，就傍例被宣下之樣，可有其沙汰歟，此題目出微言之條，竹園御意，太有恐，然而乍存知阿順之儀，於臣道爲不忠，勅問之上者，不可有私事也，仍內申入候，而可計奏聞者，又翌日以冬房示送尹云，叡慮一定之後，先被告仰武家，次被獻御告文於山陵，次宣下可然歟，同可得其意者，霜臺云，貢馬門大番等如何，予云，武家進貢馬者，御治世之時事也，諸院不然歟，門役事，是又限御治世歟之樣，粗覺悟者，霜臺云，伏見殿御自筆御系圖見及之處，伏見宮御實名貞成親王，被載之，其次主上御諱仁彦被釣之，後小松院御猶子之由，被注之，彼御意者如此歟，誠不可然事也，十一月十九日丁未，按察大納言公保入來，久不謁之間，思立云々，言談成數，來廿七日，伏見宮尊號宣下事，必定云々，此事兼不承及之處，近日觸耳了，先度已被經御沙汰云々，予同申意見，歟之由，被尋之最密々，以尹卿勅問之旨，密語了，予所申尤々可然，其時勅口三人也，近衛前關白○藤原關白○藤原兼子也，予意見之由，有委細之旨，前關白者，只無豫儀，勿論之由，被申了，其後予申旨如此，可爲如何